

□ 李田清

心灵的洗礼

每每采访归来,除去那些绵延的大山、原始的森林,我更多地记住了青山绿水中的那些如黛的远山、古朴的山村,更有那些纯朴的采访对象。

他们大多生活在茫茫的深山中,远离尘世的喧嚣,背负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现状和辛酸让人泪目。但是,面对高山深谷和生存困境,他们却微笑面对人生,从容乐观、积极向上;他们撸起袖子、甩开膀子,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自强不息、生生不息。

每一次采访,都是一次心灵洗礼的过程。如今,再次回忆起来,依旧那么清晰而生动,带给我无数感动与思考。

—

一路走来,我收获的不仅是那些采访素材,更是一次了解基层现状、丰富人生阅历的机会,他们既是我的采访对象,又是我心灵的洗礼者。

在雷公山深处的一个苗寨采访时,我了解到一村民因患有肺结核,6年里先后动了三次大手术,欠下近8万元的债务,生活几乎陷入绝境。因为穷,他们家三兄弟都三十好几了,至今还娶不上媳妇。病魔就如藤蔓,拴住了他们一家迈出大山、脱贫致富的脚步,境况令人落泪,叫人心酸。

离别时,该村民的父亲紧紧拉着我的手,默默无语,老泪纵横。而这一刻,我的鼻子一酸,眼泪也哗啦一下流了下来,内心深处五味杂陈,荡气回肠。这一幕,深深镌刻在我的灵魂深处。好几天,眼前似乎总晃动着他们一家的身影,还有那绝望的眼神……

无独有偶,雷公山腹地的另一个苗寨因太偏太穷,村里姑娘往外跑,外地姑娘不进门。全村有50多个30岁以上找不到媳妇的单身男子,“结婚难”像一块石头压在乡亲们心上。

我走进一户村民家,一进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屋里除了零乱泛黑

的铺盖、一口铁锅、几副脏兮兮的碗筷,以及搭放在竹竿上的衣服之外,再无他物。他家的房子是前几年农村危房改造时修建的,但国家补助的钱只够立起房架盖上瓦,至今没有装上板壁,四周全用塑料纸糊着。

“两个崽都还没有女朋友,大的都30多了。”交谈中该村民告诉我。问及原因,他的眼神有些茫然,叹了一口气说:“两个崽都只上过小学,没什么技能,家里穷,哪个姑娘肯嫁过来?”

还有一次,在月亮山采访时,我来到村民老王家,他一家刚吃过午饭,只见灶台上放着一口小铝锅,里面装着吃剩的米饭,还有半碗见不到油星的瓜豆。

“就吃这个啊?”我有些惊讶。

“是啊!这两天家里没有油炒不了菜,就清水煮土豆、小瓜和竹笋,蘸辣椒水吃。”见我来访,他赶紧起身相迎。

“老王的家境原来还是比较好的,但三年多前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毁了他所有家产,至今难以脱贫。”随行的村支书介绍说。

在近几年的采访中,我与采访对象进行了一场场心灵的对话、情感的沟通、思想的碰撞。山区的贫穷落后、群众的深切期盼和喜怒哀乐,始终撞击着我的心肺,震撼着我的心灵,令我无法忘怀。

每次采访回来,我都陷入深深的沉思:面对贫困群众,自己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呢?我认识到,作为一名记者,不仅要有敬业精神,把党的好政策送到千家万户,还要有良知和责任感,用心了解贫困群众的生活,用笔记录他们的甘苦,呼吁更多的人去关注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尽快走入新生活。

这几年,我先后写出了《50多个单身汉盼“脱单”》《“因病致贫”脱贫路上

烦心事》《潘老汉的喜与忧》《山路弯弯盼脱贫》等呼吁性稿件,在《黔东南日报》及其新媒体中刊登出来后,引起了强烈反响。

我采访的那个苗寨打来电话说,文章见报后,乡镇很重视,村里用合作社股金的5%建立了村集体公益金,给每位建档立卡贫困户购买了补充医疗保险。

老王也来电告诉我,文章见报后,乡里让他担任了村计划生育员,平时还到村里的集体茶园和合作社示范园干活,一天工资七八十元,当年他已经脱贫。

二

一路走来,大山深处,留下了我的足迹,田间地头,挥洒过我的汗水。全身融入、真情采访,和村民相处久了,时间待得长了,渐渐地也就融入其中了。

在寨寨仙坝村蹲点体验式采访时,我与村民朝夕相处,每天一大早起床,和村民一起劳动,一起生活。

在赵金花家的田埂上,我脱下鞋子,卷起裤腿,赤脚下到水田里。弯着腰,半蹲着,我用手把稻芽一颗颗分开,然后再用拇指和中指夹着一颗颗稻芽塞进田泥里。稀软的田泥淹到膝盖,混着泥腥味,冷风一袭,凉凉水一浸,我的身子有些麻木,手脚也有些不灵便。两个小时下来,我感到腰酸背痛,腰都直不起来了,甚至有些晕眩,泥浆溅在身上和脸上,涂鸦成了一个大花脸。

在高朗村采访德昂族媳妇王贵青时,更是让我感受到了一种特别的温暖,

“我家才脱贫得两年,没有什么可写的。”当时,一进入王贵青家,说明来意后,王贵青的公公就不客气地谢绝。

见此情景,我收起相机和采访本,跟老人拉起了家常来,从孙子有几岁了,聊到今年地里的收成如何,渐渐的老人紧绷的脸松了下来。他不但递烟倒茶,还要留我们吃饭。我们临走时,站在门口送别的老人笑得像个孩子。

这一幕,让我和同事的眼睛也有些湿润了,是村民们的真情感动了我们,同时也是作为一名记者尽到责任而感动着自己。

三

一路走来,当我再次梳理这些千丝万缕的思绪,却发现自己最难忘的,

是大山里那些暖心的人和事,以及他们脱贫后洋溢在脸上幸福的笑容。

侗族搬迁户彭文钦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他“砸桶出山”的故事,至今被人们传为佳话。

彭文钦世代生活在“三年两头旱”的平甫村大山里,由于缺水,凡是嫁到村里来的媳妇,什么嫁妆都可以没有,唯独水桶是必不可少。彭文钦从爷爷到他这一辈,家里有三对陪嫁水桶,分别是奶奶、母亲和妻子的。

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群众走出大山,彭文钦的家乡被列入了整寨搬迁计划。

开始,许多祖祖辈辈在大山里住惯了 的村民,故土难离不愿走,彭文钦的父亲也想不通。彭文钦急了,抄起扁担,“咣当”一声,将奶奶的陪嫁水桶破了肚。村里年轻人也纷纷效仿彭文钦,毅然砸了家里的陪嫁水桶,决意搬迁。

走出大山,住进新楼,过上小康生活,彭文钦那开心的笑容绽放在淳朴的脸上。他的笑容,也深深地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让我久久不能忘记。

我记忆犹新的还有“三双鞋”的故事,故事的主人是背略村80后返乡创业水族青年王应锋。

小时候,王应锋家里很穷,衣裤和鞋子都是亲戚和左右邻居送的旧衣旧鞋。直到12岁那年,他才有了人生中的第一双新鞋。穿上人生中的第一双新鞋,点燃了王应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7岁那年,王应锋选择了外出打工挣钱。打工第一个月,王应锋领到了700元的工资。面对人生中的第一笔“巨款”,他花了30元钱,给自己买了一双白色的运动鞋。穿上第一双自己挣钱买的新鞋,激发了王应锋改变人生命运的斗志。

在外闯荡十年后,王应锋回乡投资办水厂,带领群众一起脱贫致富。水厂举行投产典礼那天,他穿了一双锃亮的新皮鞋,格外引人注目。穿上第一双创业的新鞋,王应锋在脱贫奔小康的路上,信心更足、干劲更大了。

一路走来,采访中的每一天,我的思绪都被所见所闻牵引着,我既看到了脱贫路上的一张张笑脸,也体会到了山区群众的艰辛和不易,更感受到了这里的人们勇于改变现状、砥砺奋进的力量。

□ 文志光

南疆的墓园

云南,文山,麻栗坡县

这里,坐落着中国最大的墓园

长眠在这里的烈士

来自老山,法卡山,对越自卫反击战

他们的年龄:永远的十几岁,二十几岁

他们的籍贯:贵州,湖南,湖北,四川,河南

河北,陕西,辽宁……

三十多年过去了,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不远千里万里而有的已经年过花甲,有的年过半百他们默默地在烈士墓前焚香,敬酒,敬烟用酒水轻轻地擦洗烈士的墓碑擦净烈士的遗像,对他们说——“战友,我来看你了,你在那边还好吗?”然后默默地转身离去有的烈士的母亲和妻子第一次来到这里还未说话,就已经哭得死去活来

遥想当年,长眠在这里的人他们是父母的孩子,妻子的丈夫曾经是一个个鲜活的战士,他们有的活泼可爱,有的打打唱唱,有的沉默寡言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只要祖国一声召唤,甘愿献出生命和鲜血哪怕受再大的苦,再多的累,毫不怨言他们蹲猫耳洞,踩雷区,攻占山头为掩护战友,冲锋战斗抢在最前面冒着枪林弹雨,也要把武器弹药送到战斗前沿有的战士,牺牲后找不到遗体有的战士,牺牲在密林险境中无法运送回国

我们的年轻战士,冒着流血牺牲的危险守卫在南疆的边防前线冒着枪林弹雨奋不顾身冲锋向前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把祖国的荣誉和尊严看成是比自己生命还值钱他们对自己所爱的人这样说:“如果我穿着军装回来,我就娶你。如果我披着国旗回来,请你送我一程。”他们对自己的父母说:“如果我不回来,请不要悲伤,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血染的风采。”

三十年过去了,四十年过去了,他们当中许许多多的人早已化作了南疆连绵的山脉化作了边境线上飘动的云彩他们的身躯,是滚动在边境线上的风雨雷电是南疆一树树红花怒放的木棉如果有人问我:“烈士们的价值在哪里?”我可以这样告诉你,正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南国长城正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维护了祖国的尊严维护了边境的和平与安宁!

□ 刘云燕

想念绿色军营

我不是军人,但我是一名军嫂。

新婚燕尔时,我和爱人在绿色的军营度过。

军营的道路笔直,而路两边就是一棵棵粗壮的梧桐树,不知在这里已经生长了多少年。那时,每到春天,梧桐花开,一朵朵紫色的花朵,散发着浓郁的清香。那时候,我们的“军旅小屋”就在部队的一片梧桐树旁。

在部队里,最喜欢战士们嘹亮的军歌,喜欢这种生龙活虎的生活状态。最有趣的事战士们拉歌儿,一队已经唱得震天响,另一队竟然还不服,仿佛要把喉咙都喊破了。那声音一浪接着一浪,青春激昂。这时,嘹亮的军号声清脆地吹响:“滴滴答”,整个部队里又瞬间安静下来,瞬间悄无声息。

那时候,作为军嫂,我一次次地坐着军车,经过漫长的旅程,到达大山深处的部队。而每每绿色的军车缓缓开进营区时,都见得爱人从营区朝这边跑过来。当我下车时,他就陪伴着我,一起走向我们的小屋去。那一路,花儿飘香,美若仙境。在通往宿舍的路边,有个小小的苹果园,我们有时会跑到苹果园摘下一两个青苹果,纯天然,味道棒极了。而每每我在清晨离开部队时,军歌嘹亮,大喇叭里播放着时政要闻,而我坐的军车,缓缓地离开绿色的军营。

部队里每到节气,经常会组织晚会。而我们这些“嫂子”也被作为嘉宾,被邀请参加。每次我们都会在战士还没进入礼堂前,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进礼堂,而且部队领导早为我们选择了最佳位置。当我们坐定,战士们才唱着军歌,整齐地进来。“刷”的一声,整齐地坐下,格外有气势。主持人是部队的领导,平时不苟言笑;当主持人时,却风趣幽默。他说,让我向所有的嫂子们致获!礼堂里掌声雷动。有的歌曲各是唱给军嫂的,看到深情处,很多嫂子都会流下泪水。

每每我去部队,那些随军的嫂子就会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家吃美食。有个嫂子瘦瘦的,来自湖南,会做一手地道的湘菜。她利索极了,很短的时间,就能给我们做一大桌子美食,且道道好吃。此时,嫂子就会说起家乡,说起他们恋爱的趣事,说起军营的生活。我们就哈哈大笑。窗子开得很 大,窗外的花香就缓缓地飘进来,让人兀自醉了。

最可爱的是那里的战士,总会在你面前,突然地立正,然后大声地叫一声“嫂子好”。甚至坐军车时,战士见军嫂上来,也会马上起立,把座位让出来。这些可爱的小伙子,总是那么快乐、朝气蓬勃。每到休息时,我们也会把他们召集在我们的小屋,一起说笑话,玩游戏,不亦乐乎。

我们的那间小屋,面积只有几平米,“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喜欢身居绿色军营中,感受着四季更迭,感觉着部队这个大家庭生机勃勃的氛围。那年,爱人转业,我们也从此离开了部队,离开了我们的军旅小屋。每次回去看,我们无限留恋那间小小的屋,那里有我们美好的青春回忆。

□ 孙志昌

我珍藏着一套军装

转业后,回家整理我的东西,我特意将一套军装叠好,收藏起来。我也知道,这身军装再也用不着了,但我还是想保存起来,如果真的丢失了,内心的情感是无法接受的。这或许就是军人情结吧。

我将军装叠整齐,按部队的要求依次摆放在衣柜的最上一层,这一层是专用的,只有我的军装。为此,妻子和女儿对我的做法有点看不惯,说你离开部队了,不是军人了,还保存这些,有什么用处,你还占了一层的衣柜。我说,你们没当过兵,你们不会理解。反正这件事,妻子和女儿就是不理解,但我这样做,她们也没办法。

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把军装拿出来,一件一件地看一看,还会穿在身上,走到镜子前,立正站好了,敬一个军礼,好像又回到了久违的军营。再做几个军人的队列动作,瞬间,我就感觉自己年轻了许多,自己还是一名军人,是一名真正的战士。

有一天,我拿出军装,用手抚摸着军装,认真地看着。女儿说,爸爸,你就这么喜欢军装吗?可你也不能穿了。我说,这是我的职业,我必须尊重我爱我的职业,因为我的人生大多就在这上面,这里有我的记忆,我的奋斗,更有我的情感,我看到军装,就仿佛看到了过去的生活。女儿这次没反驳我,好像有所沉思,应该会有一点理解我了吧。

那天,妻子的衣服放不下了,她就随手将衣服放在了我的军装上面,我看到后,简直受不了,我说,你怎么往那上面放,不知道我叠得很整齐吗?不知道是我的军装吗?妻子见我着急,她说,你都不当兵了,叠得再整齐,有什么用啊。我说,这是我的寄托,我的过去,我这样做,我开心。妻子说,你要开心,全家其他人开心吗?妻子这样一说,我一下子,真不知道该怎么应答了。

后来,妻子对我说,你怎么做,你感觉开心,我支持你,但你不能影响家人。家人总不能无条件地接受你所做的一切吧,也不管你做得对不对。我想了想,你说得对,我不能只顾自己的想法,必须照顾到家人的情绪,不能影响家人的生活。

女儿大学毕业后,收拾东西,将一些证书,还有电脑里的一些资料,以及她自己收藏的一些东西,还一再告诉我,这些东西不能动啊,给她留着,做个大学纪念。

我说,丫头,这些东西还有什么用吗,反正你大学也毕业了。她马上说,老爸你别说了,我理解你了。瞬间,我感觉女儿长大了,我很欣慰。女儿的理解,也让我感觉非常幸福。

每次打开衣柜的门,我看到军装,好像我站在了训练上,奔跑在操场上,走进行进的队列里,那种感觉就是一名真正的军人。

其实,一套军装在别人的眼里不算什么,甚至还会是多余的东西,想赶快处理掉。但对于有着二十多年军旅经历的我,却是一件非常珍贵的礼物,值得我珍惜与收藏。在这里面,藏着我的记忆,我的情感,还有我内心那份军人的执着,以及对军营的向往。我始终不会忘记我曾经是一名共和国的军人,我为此而自豪!



□ 杨邹雨薇

碗里的人间烟火

在三伏天气从省城回到七八百里外的家乡,看望年逾古稀的爷爷奶奶,原本不易。没想到见到二位老人,感觉到二老的热情如同这天气,说大孙女回来了,要搞点好吃的。马上杀鸡宰鸭。父亲说:她平时在省城吃得太好,回到家里就该简单一点,多吃蔬菜。我听了之后,赶紧响应,说:爷爷奶奶,我要保持身材,多吃素食,就吃你们种的蔬菜!

就在我们聊天时,母亲手脚勤快,早就拎了菜篮子去了屋后的菜园摘菜。奶奶获悉,赶紧追过去。我将手机充电后,也去凑热闹。

菜园不大,但分成四块小的,种满了茄子辣椒丝瓜苦瓜和黄瓜,还有一些豆角、西红柿和空心菜等,周边还有几棵橘子树,一派果疏飘香的样子。奶奶见了我,说:要是房子不拆迁,住在原来的地方,种着原来的菜地,每年有你们吃不完的蔬菜和瓜果。母亲说:

在这里也有这里的好处,离城区远,省得您这么大了老是进城去卖蔬菜,让我们担心。奶奶笑道:现在好了,楼房被拆了,住到这瓦房里,种的菜也刚刚够大家吃,你们就不要再担心我们了。

回到房子里,爷爷已用电饭煲在煮饭,父亲忙于清理冰箱里的东西。奶奶见了,把爷爷、父亲和我驱逐出厨房,说:家里烧柴火的,烟多,你妹去看电视吧,我跟艳萍(母亲)做菜。

这个年代还烧柴火,似乎很落伍了,但爷爷奶奶一直保持这个习惯,无论是拆迁前的房子,还是拆迁后的房子,都请人砌了柴火灶,在大锅与小锅之间的火道上还安装了鼎锅。奶奶经常在屋前屋后披荆斩棘,加上一些树木修枝,很容易积累柴火。父亲是个作家,受爷爷奶奶的影响,他也很喜欢柴火灶,说只有柴火灶冒出的炊烟,才让人想起什么是乡愁,什么叫人间烟火。